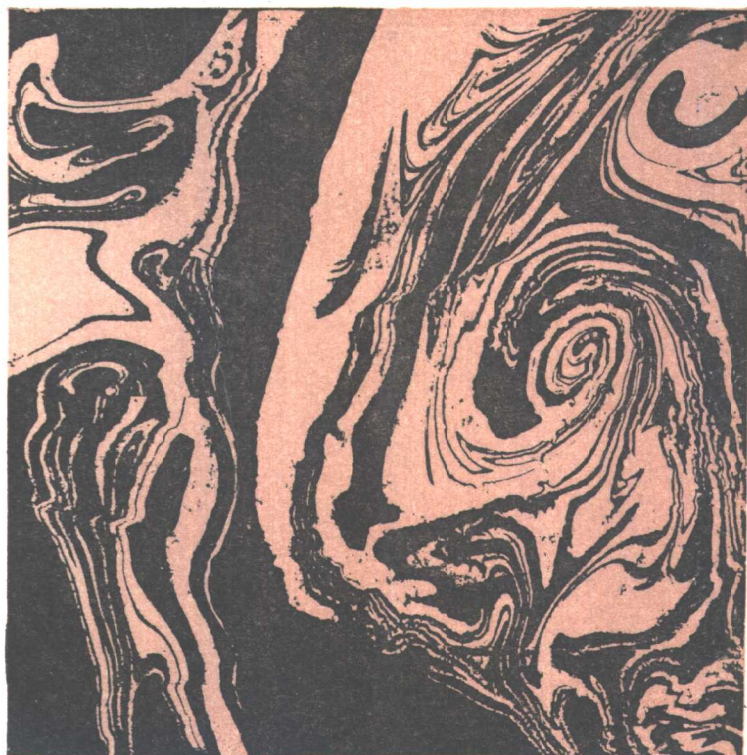


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



MAN & CIVILIZATION 人与文化丛书

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

LAURENCE BINYON [英] L·比尼恩 著

孙乃修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

〔英〕劳伦斯·比尼恩 著
孙 乃 修 译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88年·沈阳

Laurence Binyon
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本书据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英文版译出

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

Yazhou Yishu Zhong Ren de Jingshen

〔英〕劳伦斯·比尼恩 著

孙乃修 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98,000 开本:850×1168 $\frac{1}{32}$ 印张:4 $\frac{7}{8}$ 插页:8
印数: 1—3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烈恒 责任校对:赵学良
封面设计:赵多良

ISBN 7-205-00417-9/C·31

定价:2.05元

“人与文化丛书”出版前言

人类越是文明，越是要了解自己。

自文艺复兴之后，人越来越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哲学、人类学、心理学、文化学、美学等学科都以其人与文化这类研究对象的复杂性、深邃性而吸引着世界各国的学者，他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调查研究，潜心思索，使这类学科的理论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名家济济，佳作叠出，而全世界的文明人也日益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研究人与文化的重要价值，成为这类学科著作的最热情的读者。于是，这类学科的著作便成为世界范围的出书与读书的热点。

我国关于人类与文化的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起步较晚，真正地热起来也就是这几年的事。人们急需这方面的知识，这也是我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然的需要。

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编辑了这套“人与文化丛书”。

谈到人，解答人类之谜，总离不开文化。美国已故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克莱德·克鲁克洪说：“文化是无所不在的。”这位美国人类学协会的前主席很善于用身边的例子证明他论断的雄辩。他曾说过：“打喷嚏乍看象是纯属生物学的现象，但其中却发展出一些小小的习俗，诸如说一句‘对不起’或‘多多保重’。不同文化的人们，或者同一社会不

同阶层的人们，都不会以严格相同的方式打喷嚏。打喷嚏是在某种文化网络里结成的生物行为。要指出哪一件活动不是文化的产物是很困难的。”这位美国教授的论证确是很机智，连打喷嚏这种生物性的行为都被限定在一定的文化网络中，人与文化联系的必然性不是相当清楚了么？没有超脱于文化网络的真正意义的人，也没有离开人的文化，尽管关于人与文化的观点众多，但在这一点上倒是有口皆碑。

就是基于这一点，我们把这套丛书叫做“人与文化丛书”。

顾名思义，这套丛书的内容在于研究人、研究文化，研究人与文化的关系。它坚持著译并举，中西合璧，以人为核心，以文化为主题，既追求历史探索的深度，又追求现实眼界的广度，更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它还刻意求新，无论是译作还是著作，都需要站在这一学科研究的当代高度上，反映新成果，揭示新趋向。这套丛书在整体构想上并不囿于这一学科研究的哪一种观点或成果，因此即使有对立、争鸣观点的著作，只要合于上述要求，我们也积极地介绍给读者。

这套丛书的编委和译、著者们以中青年学者为主。他们具有立足点高，眼界开阔，较全面地掌握着世界科学知识新成果的特点。建设我国无愧于世界的人类学与文化学体系的重任已经历史地落到这一代中青年学者们的身上。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会有助于在我国形成一支人与文化研究的强而有力的理论队伍。

人——文化的奥秘，这一新的司芬克斯之谜，正期待着更多的解谜人。

“人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8年元旦

译者序言

劳伦斯·比尼恩 (Laurence Binyon, 1869—1943), 英国诗人, 曾在大英博物馆担任东方绘画馆馆长。他对东方文化艺术有着相当深的了解和研究, 曾出版《远东的绘画》、《龙的飞腾》、《日本的彩色版画》、《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等等多种研究东方艺术的专著。此外, 还主编过研究中国艺术的论文集, 翻译出版过日本的小诗。1933年, 他继著名诗人 T·S·艾略特之后担任哈佛大学为期一年的诗歌教授。《亚洲艺术中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Man in Asian Art) 一书是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期间作的演讲; 1936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即根据这个版本译出。

这是一本读来令人兴味盎然的书。每一章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丰富的世界。作者似乎在牵着我们的手, 在东方艺术博物馆里漫步, 在充满东方情调的历史文化氛围里细细观赏它们别具一格、精妙绝伦的艺术品。这的确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它之所以神奇, 不仅在于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自然景观, 而且在于那独特的文化传统以及在这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哺育出来的一丛丛艺术奇葩。自然、社会、文化诸因素浑然一体, 原始神话、宗教意识、伦理观念、哲学思想、民间风习这些文化要素彼此交织浑融, 不仅构成民族所特有的人生态度和审美心理的基础, 而且成为民族艺术家进行艺术

创作的题材或主题；不仅给艺术家以丰富的想象力，为他们提供了艺术思维的空间，同时对艺术家的思维和创造也是一种潜在的制约。正是这种潜在的制约性，才使得文化和艺术的民族特质得以保留。因此，我们不难明白，为什么不少热心发扬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和文学的人要一再地去挖那块黄土地，去寻那千年老根。本书作者聪明地看到这一点：亚洲各民族艺术的发展不仅受着本民族文化和精神观念的制约，因而有着自身的规律性和独特性，而且还受到其它民族文化和精神观念的影响、激发，因而显示出变异性和丰富性。因此，他在研究亚洲各民族艺术时，一方面注重它的文化背景（宗教的，哲学的，伦理的，民俗的），力图透过艺术品的美学特色而窥见民族艺术的美学特质以及民族的精神特质，另一方面则注重它们之间关系（影响与受影响）的研究，力求从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来把握各民族艺术的流变。也就是说，他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孤立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化网络。这种观念和方法，为本书带来了较高的学术价值。

这是一本能够使我们对自己有所了解的书。从外国学者的眼里看东方艺术和文化，会给我们带来思想上若干有益的启迪。作者谈到日本京都郊外一所寺院中的花园，他看到，这是根据禅宗精神构思和设计的，偏重内心生活。他指出：“观念的交流缩减为最简单、最赤裸的形式。说它是一种联想的艺术，比说它是一种表现的艺术要更恰当些。”他进而联系到日本人的性格，并且同中国人的性格做了发人深思的比较。他援引日本学者的话，指出中国人“在观念的世界里

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而日本人则“把一种观念实行到最彻底的地步”，这一点在艺术中亦得到表现。中国人的确有着深入骨髓的“中庸之道”，“不把事情弄到极端”，不死不活地往前蹭，这话不假。但也不尽然。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一些人想把事情弄到极端去，但不知何故，总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冥冥中受到某种强大力量的压抑和干预。魏晋人士的狂放不羁、违礼抗法、裸体而立，晚明人的真情实写、自我暴露、纵情放达，“五四”人的个性至上、叛逆传统、自尊自立，这些文化倾向和人生追求都很难成为民族的主导意识，往往只是白驹过隙。作者很重视各民族文化艺术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对于把日本人贬为一个“只会模仿的民族”这种“流行的看法”，他是不同意的。他指出：“假如欧洲北方诸民族不是热切地欢迎地中海的艺术、思想和文学，而是顽强地抵制这些文化，那么我们能够赞美他们的独创性吗？不会的。和那些北方诸民族一样，日本有着承认更为优越的一种文化的心理态度，只要她一旦发现这种文化。”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态度及其在文化上的发展，对我们不也是一种启示么？

这是一本促进东西方彼此对话和加强相互理解的书。它显示出西方学者和知识界力求理解东方文化这种强烈的意向。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有一批西方学者怀着热烈的开拓欲望，努力冲出围城，突破自身文化形成的封闭网，渴望解开神秘的东方艺术和东方文化这个斯芬克斯之谜，出现了一批颇有造诣的汉学家。在这个历史时期，西方文化界卷起了一场自我批判的狂飙，恍若晴天霹雳，足以振聋发聩，使

那些醉眼惺忪地满足于自身文化优越感之中的人惶惶然，不禁两股战战，感到自己脚下的地基流沙似地飘走，而这场自我批判运动的主将则是德国哲学家尼采。他以狂人的姿态向西方传统文化和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英勇的挑战，以疯狂般的灵魂的绝叫显示出一个智者的深刻洞察力和清醒的头脑。他认为一切传统观念皆需推倒，一切价值皆需重估。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则宣判了西方文明的没落命运，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生、发展、极盛和衰亡诸阶段，一种文化发展到文明则已标志着走向没落和衰亡。他认为，19世纪末欧洲文化已濒临衰亡。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些斗士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类似的想法，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气数已尽，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已枯朽不堪。李大钊认为，“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他指出，“吾国之族，已阅长久之历史，而此长久之历史，积尘重压，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宁容讳？然而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赧赧辩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国之苟延残喘，而在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①五四新文化运动正是以这样一种清醒的批判意识为基础而展开的一场向传统文化宣战的运动和文化更新的运动。这东西两种文化都在进行自我批判，同时也都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别求新声于异邦。在这种情势下，东西方的对话和了解便成为时代的一个重要课题。比尼恩的这部著作正是

① 《青春》，1916年9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1号。

在这种别求新声的过程中力图理解东方文化的产物。在本书中，他开门见山地将这种意图和盘托出：“当前，我们西方正处在对于失败的感受之中。我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领域都用一门科学来管辖，但不知什么缘故，生活的整体却被人们视而不见。……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似乎就是生命的艺术。我请各位用心地观赏另一半球上的那些有创造力的成就，……可能会触发我们对人生以及对生命的艺术产生的若干有益的观念。”这种动力促使作者对亚洲艺术以及人的精神做了见解精辟、极富诗意的探讨，而且颇有文化深度和哲理味道。

这本书有下面几个值得注意的特色。

作者不是琐碎地就作品而论作品，而是把造型艺术（主要偏重于绘画、雕塑）与人的精神观念、与民族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力图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探索潜藏于作品深层的人的精神、民族的精神观念与性格、民族文化传统诸要素。作者力图寻找出各民族艺术背后的那种更深刻的文化背景和精神性要素，使艺术作品的特点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在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上得到更深刻的解释。

在对各东方民族艺术的风格特点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并不仅仅限于对各民族本身的文化传统、艺术传统的观察，而是能够从世界文化的整体性、东方文化的整体性以及相互影响的角度，对各东方民族艺术进行研究和探讨。诸如希腊艺术对犍陀罗艺术的影响，印度佛教对中国艺术、日本艺术的影响，中国艺术对日本艺术、西方艺术的影响，波斯艺术与东、西方艺术之间的关系等等。这就在广阔的场景上

揭示出各民族艺术发展所构成的世界艺术发展史的整体性和浑融性。各民族的艺术并不是孤立地发展的，也不是仅仅属于它本民族的狭隘范畴，而是在世界各民族艺术的交流、影响、渗透、融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并获得活泼的生命力。因此各民族的艺术乃是属于世界艺术史整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历史位置。艺术发展史象社会发展史、政治发展史一样地昭示我们：采取闭关锁国的态度，割断与世界文化的交流，狭隘地限制不同艺术风格、手法、流派，都会严重地影响民族艺术的活泼发展。作者力图寻找出各民族艺术之间相互影响的脉络及其整体联系，这就为研究各东方民族艺术风格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提示出广阔的世界文化艺术背景。

作者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在构图、技巧、风格上的异同作了饶有兴味的论述，并且由不同艺术风格的比较研究上升到对其精神观念上的异同进行探讨。例如对中国绘画与波斯绘画在风格特点上进行比较研究时，作者认为其根本性差异乃是在于这两个民族在空间观念上是不同的。再如中国人与日本人在精神性格上的差异，波斯人与印度人在精神观念上的差异，也都在各自的艺术中得到表现。为了论述各民族在精神观念与性格气质上的不同，作者时而荡开一笔，由艺术转到民俗上来，或是插入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不仅增加了说理性，而且也增加了趣味性。这种研究方法反映出作者是在努力使自己对艺术的研究和理解上升到更深、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力图作出更为深刻、更为本质的解释。这种研究方法对从事不同民族文学的

比较研究者也不无启发。

作者的艺术观稳健而又冷静。他既反对从道德观念和实用角度对待艺术，又反对形式主义美学那种只讲究形式因素而忽视精神性因素的倾向。他特别重视绘画语言本身的功能。他指出：“有多少欧洲画家丢掉了这些丰富的手段，试图以形和色来代替言语所做的工作，而不发展它们自身的功用！”他是一个眼界开阔、见解通达的学者，对东方艺术、尤其是对中国艺术有着很高的评价。他从东方艺术中发现“绘画艺术的真正的语言”，“这种语言不是仅仅诉诸于理智，至少是以并非直接的方式。它的魅力远为深厚”。他对东方的民众艺术本身的艺术价值也作了很高的评价：“最宝贵、最持久的艺术品并不是某些人称之为最纯粹的东西，而是最充分地体现出人的精神中的种种愿望、喜悦以及烦恼的艺术品。”作者实际上是通过这些话抨击了那些对东方文化和东方民众艺术抱有偏见的西方人的那些观念。这是难能可贵的。

亚洲艺术是一个丰富的宝库。西方世界对这个艺术宝库的发现是很迟的，尽管在历史上曾有个别人物早已有所发现，但是真正认识到它的价值和地位的，是晚近、也就是本世纪以来的事。当一批又一批东方的先知者们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时候，西方的艺术家、思想家们却向东方的文化艺术宝库伸出了渴望获得新营养、新手法、新天地的触角。他们表现出对西方艺术灰心失望的情绪，感到无路可走，渴望开拓出一块崭新的艺术天地。这时，东方的艺术便成为他们的新大陆。文学界的罗曼·罗兰，绘画界的凡·高以及马蒂

斯，都表现出这种要求。比尼恩的这本书正是西方艺术处于缺乏自信、向东方寻求出路这一文化背景的产物。难怪他说：“由于亚洲的这一艺术现在已经全部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不得不重新来思考西方的传统价值，力图使我们的头脑清醒、至少是试图去发现艺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实在是我们应当做的事。”这些艺术家已不满于西方的那种科学化了的艺术，他们企图从东方的艺术中领悟一种更深的人生哲理、更自然淳朴的人生态度以及对艺术本质的新的更符合人性的理解。

这本书反映出西方学者对东方文化艺术的理解和认识，反映出他们研究艺术的方法和成果。它对读者是有启发的。

这本书是我四年前——也就是1983年仲夏——翻译的。那时我在北京图书馆查阅书籍，无意中见到此书。当时很兴奋，怀着激情将此书一口气译了出来。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遑出版社同志之囑，撰此文作为序。

孙乃修

1987年10月6日于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内容简介

作者是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本书是他研究东方艺术的一部专著。作者站在世界文化整体性的背景上深入考察了亚洲文化艺术的成因、发展、内容、性质及特点，他从艺术创作和具体作品分析入手，对亚洲各国的艺术做了鲜明的比较和论述，由艺术而及文化，由文化而及人，由人而及民族性格和精神观念，并据此探索了文化心理的共性和个性特征，指出了文化现象的独特性与浑融性的关系。本书是研究文化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参考读物。

1/11/12/13

人与文化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陈志强	滕守尧	
副主编	王大路	丁 枫	
编 委	张本楠	刘烈恒	高凯征
	李兴武	李春林	梁刚建
	张植信	王 波	朱疆源

目 录

“人与文化丛书”出版前言

译者序言

- 一 导论 欧、亚的艺术传统；不同的观念；
中国早期艺术的性格…………… 1
- 二 早期印度艺术；佛教对中国艺术和思想的
影响……………23
- 三 中国风景画艺术的观念；道教与禅宗……………44
- 四 波斯的艺术；与印度、中国的接触；
波斯绘画风格的发展……………66
- 五 日本的艺术；与中国艺术的关系；
它的特殊性格及其发展……………93
- 六 民众的艺术；印度的拉吉普特绘画与
日本的“浮世绘”；结论 ……………119

一 导论

欧、亚的艺术传统；不同的 观念；中国早期艺术的性格

在这些演讲里，我想对亚洲大陆各国家的艺术中某些有意味的方面和某些富有创造力的时期，作若干研究。

诚然，我不能企望对整个领域作全面的探讨；我也不想从考古学、历史、或是技巧的角度来研究这一课题。我想就我能力所及，指出人的精神——不论是中国人、印度人的、还是波斯人的、日本人的——是如何通过艺术作品表现出它们与世界和宇宙之间的关系，我想这样做更符合我在这方面所胜任的教授工作；指出这些艺术与西方国家的艺术之间的异同，指出亚洲各个不同民族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各自对整个艺术发展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或许我们可能顺便就艺术本身的特性作些探讨。

当前，我们在西方正处于一种自知失败的感受之中，并且为之快快不快。我们对种种自然力已经掌握，并且能够随心所欲地加以运用，然而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还是有一些事物使我们力所不逮。我们把生活划分为各自孤立的领域，每一个领域都用一门有着赫然醒目的名称命名的科学来管辖；